

廣

豐去聲

異

編

廣豔異編卷之二

印月軒主人彙次

神部二

張仲殷

戶部尚書郎張洙之子曰仲殷於南山內讀書遂結時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聰利但不攻文學好習弓馬時與鄉侶挾彈遊步林數去所止數里見一老人持弓逐一鹿林一矢中之洞冑而倒仲殷驚賞老人曰君能此乎老人曰爾所好也老人曰獲此一鹿吾無所用奉贈君也

仲殷等致謝之老人曰明日能來者將

至亦見老人逐鹿復射之與前無異復又與仲殷仲麟蓋異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觀子似可教也明日復期於此不用令他人知明日仲殷乃復至其所老人亦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漸低下如入洞中草樹有異人間仲殷彌敬之約行三十餘里至一大庄如卿相之別業焉止仲殷於中門外廳中老人整服而入有脩謁之狀出曰竊知君來此明日相見仲殷敬諾而宿於廳至明日敕奴僕與仲殷備湯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饌於中堂延仲殷入拜毋仲殷拜堂下毋不為起亦無辭讓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視其狀貌多不類人或似過老瘦

易又如猿獼之狀其取食品物甚多仲殷食次亦不見其  
毋動七箸倏忽而畢又視之斂坐如故既而食物皆盡老  
人復引仲殷出於廳前樹下施床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  
卧指一樹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發矢十隻射落碎枝十  
段接成一尺謂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於床下曰敬服  
又命墻頭立十針焉去三十步舉其第一乃接次射之發  
無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勢但約臂腕骨臂腕  
骨相拄而弓已滿故無強弱皆不費力也數日仲殷已得  
其妙老人撫之謂仲殷曰止於此矣勉馳此名左右各教  
五千人以救亂世也遂却引歸至故處而仲殷藝日新

有善射之名受其教雖童子婦人即可與談武矣後父卒  
服除偶游於東平軍乃教得數千人而卒其老人蓋山神  
也善射者必趨度通臂故毋類於猿焉

蔡霞傳

唐洛陽劉貫詞大厯中求丐於蘇州逢蔡霞秀才者精彩  
俊爽一初見意頗欣勤以兄呼貫詞既而攜羊酒來宴酒  
闌口兄汎游江湖照何為乎曰求丐耳霞曰有所抵耶汎  
行郡國耶曰蓬行耳霞曰然則幾獲而止曰十萬霞曰蓬  
行而獲十萬乃無異而思飛者也設令必得亦幾數年霞  
居洛中左右亦不以其故避地音問久絕有明懸析兄

為回途逢游之望不擲日月而得如何曰固所願耳霞於是遺錢十萬授書一緘白曰逆旅中遽蒙周念既無形迹輒露心誠霞豕長鱗蛭宅渭橋下合眼叩橋柱當有應者必邀入宅娘奉見時必請與霞少妹相見既為兄弟情不合踈書中亦令渠出拜渠雖年幼性頗慧聰使渠助為主人百緡之贈渠當必諾貫詞遂歸到渭橋下一潭泓澄何計自達夕之以為龍神不當我欺試合眼叩之忽有一人應因視之則失橋及潭矣有朱門甲第樓閣參差有紫衣使拱立於前而問其意貫詞曰來自吳郡郎君有書問者執書以入頃之復出曰太夫人奉屈遂入廳中見太夫人

者年四十餘衣服皆紫容貌可愛貫詞拜之夫人荅拜且  
謝曰兒子遠游久絕音耗君惠顧數千里達書渠少失  
意上官其恨未減一從遁去三歲寂然非君特來愁緒猶  
積言訖命坐貫詞曰郎君約為兄弟小妹子即貫詞妹也  
亦當相見夫人曰兒子書中亦言渠畧梳頭即出奉見俄  
有青衣者曰小娘子來年可十五六容色絕代辨慧過人  
既拜坐於毋下遂命具饌亦甚精潔方對食太夫人忽眼  
赤直視貫詞女急曰哥哥憑來宜且禮待况令消患不可  
動搖因曰書中以兄處分令以百緡奉贈既難獨舉須使  
輕齋令奉一器其價相當可乎世以詞曰已為兄弟寄一書

札豈宜受賜太夫人曰郎君貧游兒子備說今副其請不  
可推辭貫詞謝之因命取鎮國椀來又進食未幾太夫人  
復瞪視眼赤口兩角涎下女急掩其口曰哥哥深誠託人  
不宜如此乃曰娘年高風疾發動祇對不得兄宜且出女  
若懼者遣青衣持椀自隨而授貫詞曰此蜀賓國椀其圓  
以鎮災厲唐人得之固無所用得錢十萬可貨之其下勿  
需且綠娘疾湏侍左右不遂從容拜而入貫詞持椀而行  
數步回顧碧潭危橋宛似初到視手中椀乃一黃色銅  
也其價只三五鏹耳大以為龍妹之妾也執鬻於市有  
徒百八百者亦有酬五百者念龍神貴信不當欺人



持行於市及歲餘西市店忽有胡客來視之大喜問其價  
貫詞曰二百緡客曰物宜所值何止二百緡且非中國之  
寶有之何益百緡可乎貫詞以初約只爾不復廣求遂許  
之交受客曰此乃蜀賓國鎮國梳也在其國大穰人患厄  
此梳失來其國大荒兵戈亂起吾聞為龍子所竊已近四  
年其君方以國中半年之賦召贖君何以致之貫詞具告  
賓客曰蜀賓守龍上訴當追尋次此霞所以避地也陰冥  
吏嚴不得陳首藉君為由送之耳殷勤見妹者非固親也  
慮老龍之饑或欲相啗以其妹衛君耳此梳既出渠不常  
來亦消患之道也五十日後渭洛波騰浥灑晦日是霞

之候也曰何以五十日然後歸客曰吾攜過穎方敢來復  
貫記之及期往祝誠然矣

朱敖

杭州別駕朱敖舊隱少室山天寶初陽翟尉李舒在嶽寺  
使騎招敖乘馬便騁從者在後稍至少姨廟下時盛暑見  
綠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麗敖意是人家臧獲亦訝其  
暑月挾纊馳馬問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廟中敖亦下馬  
不見有人遂壁上觀盡見綠袍女子乃途中覩者也嘆息  
久之至寺具說其事舒等尤所嘆異爾夕既寤夢女子至  
被欣悅精氣越洩累夕如此後於河南應舉去少室

甲所忽黑雲騰踊中掣火電頃臾晻昧驟雨如瀉敖伏  
林下久之有異光與日月殊狀忽於光中遍現松林見天  
女數人持一舞筵周竟數里施於松林上有天女數十人  
狀如天仙對舞筵上半日許曲終有數人狀如俳優盡捲  
其筵而去便天地昧黑復不見人敖等夤緣夜半方至舍  
耳

吳延瑄

廣陵吏吳延瑄者其弟旣冠將為求婦鄰有媒姬素受吳  
氏之命一日有人詣門云張司空家使召隨之而去在政  
勝寺之東南宅甚雄壯姬云初不聞有張公在是其人云

公沒於臨安之戰故少人知者及至其家陳設炳煥見一  
老姥云是縣君坐頃之其女亦出姥謂嫗曰聞君為吳家  
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嫗曰吳氏小吏貧家豈當與貴人  
為婚邪女因自言曰兒以母老無兄弟家業既大思託善  
人聞吳氏子孝謹可事豈求高門邪嫗曰諾將問之歸以  
告延瑫異之未敢言數日忽有車輿數乘詣鄰嫗之室乃  
張氏女與二老婢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豐  
皆張氏所備也其女自議婚事瑫妻內思之此女雖極端  
麗然可三十餘其小郎年少未必歡也其女即言曰夫  
婿定義如有合豈在老少耶瑫妻聲然不敢復言

郎出紅白羅二疋曰以此為禮其他贈遺甚多至暮渡橋  
媼俱歸其家留數宿謂媼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  
吳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高至屋因開示之一厨實以  
金二厨實以銀又指地曰此中皆錢也郎命掘之深尺餘  
郎見錢充積又至外廳庭中繫朱鬣曰馬傍有一豕曰此  
皆禮物也廳之西復有廣廈百工製作畢備曰此亦造禮  
物也至夜就寢聞豕有如驚呼諸婢白此豕不宜在外是  
必為地所囓也媼曰地豈食猪者耶女曰此中常有因郎  
相與秉燭視之果見大赤地自地出縈繞其豕復入地去  
救之得免明日方與媼別忽召二青衣夾侍左右謂媼曰

吾有故近出少選當還即與青衣凌虛而去媼大驚其母  
曰吾女暫之天上會計但坐無苦也食頃乃見自外而入  
微有酒氣曰諸仙留飲吾以媒媼在此固辭得還媼歸益  
駭異而不敢言又月餘復召媼云縣君疾亟及往其母已  
卒因媼至葬之於楊子縣北徐氏村中畫室往會徐氏有  
女可十餘歲張女撫之曰此女有相當為淮北一武臣之  
妻善視之既葬復厚贈媼舉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亦竟不  
成媼歸訪其故居但里舍數間問其里中云住此已久而  
傳云張司空之居竟不得其實後十年廣陵亂吳氏之  
朝於建業亦竟無恙

李靖

唐衛國公李靖微時嘗射獵靈山中寓食山中村翁奇其  
為人每豐饋焉歲久益厚忽遇群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之  
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歸悵而行因問益甚  
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既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  
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曰郎君已出獨  
太夫人在宿應不可靖曰試為咨白乃入告復出曰夫人  
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  
有頃一青衣出曰夫人來年可五十餘青裙素襦神氣清  
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荅拜曰兒子皆不在不

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然此  
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誼勿以為憇既而食頗  
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褥褥衾被香  
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獨念山野之外夜到而關  
者何物也懼不敢寢端坐聽之定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  
聞一人應之曰天符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  
丈須臾無慢滯無暴厲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  
人未歸行雨符到固辭不可遠時見責縱使報之亦已晚  
矣僕僕無專任之理當如之何一小青衣曰適觀庭中事  
非常又覩盞請平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郎覺否請暫出



相見靖曰諾遂下塔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  
長男赴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  
雲程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  
何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柰何能行雨有方可教即唯命  
耳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也遂勅黃頭鞞青驄馬來  
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於鞍前戒曰郎乘馬無漏銜  
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即取餅中水一滴二馬繫上慎勿  
多也於是上馬騰三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穩疾不自知  
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於步下於是隨所躍輒滴之  
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

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  
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  
泣於厯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  
一滴乃地上三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  
人妾已受譴扶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馬兒子亦連坐  
柰何姑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世間人不識雲雨  
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  
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  
可唯意所擇於是命一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  
怡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氣勃然拘怒而立靖曰穢穢徒

以闕益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為怯也因曰兩  
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既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  
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  
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或  
露梢而已不復有人其後竟以兵權靜寇難功蓋天下而  
終不及於相豈非取奴之不得乎世言關東出相關西出  
將豈東西喻邪所以言奴者亦下之象向使二奴皆取即  
極將相矣

震澤龍女

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有漁人茅公舵偶墮

洞中旁行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宮周迴四五里下有青泥至膝有宮室門闕龍以氣關水霏如輕霧晝夜明徹守門小蛟龍張鱗奮爪拒之不得入公脫在洞數日饑食青泥若粳米旬餘忽彷彿記得歸路得去為吳郡守具言其事事聞梁武帝召問杰公公曰此洞穴有四枝一通洞庭湖兩岬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岬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穴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小龍子數衛護此珠龍畏璣愛美玉及空青而嗜鶯若遣使通信可得寶珠帝聞大喜乃詔有能使者厚賞之有會稽郡人白水郎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卽縣東

潭之龍百餘頭還為龍所害汝門龍之仇也可無行乎  
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陽縣流越羅子春兄弟二人  
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為婚遠祖能化惡龍晉  
簡文帝以臣祖和化龍毒今龍化縣即是臣祖奉宅也象  
郡石龍劉猛難化臣祖化之今石龍縣是也東海南天台  
湘州彭蠡銅鼓石頭等諸水大龍皆識臣宗祖亦知臣是  
其子孫請通帝命杰公曰汝家制龍石尚在否答曰在謹  
齋至都試取觀之公曰汝此石能制徵風召雨戎虜之龍  
不能制海王珠藏之龍又問曰汝有西海龍腦香否曰無  
公曰柰之何御龍帝曰事不諧矣公曰西海大船求龍腦

香可得昔桐栢真人教揚義許謚茅容乘龍各贈制龍石  
十斤今亦應在請訪之帝敕命求之於茅山華陽隱居陶  
弘景得石兩片公曰是矣帝敕玉工以下閩舒河中美玉  
造小函二以桐木灰發其光末宣州空青汰取其精者用  
海魚膠膠之成二缶火堅之龍腦香尋亦繼至杰公曰以  
蠟塗子春等身及衣佩乃齋燒驚五百枚入洞穴至龍宮  
守門小蛟聞蠟氣俯伏不敢動乃以燒驚百事賂之令其  
通問以其上上者獻龍女龍女食之大嘉又上玉函青玉  
其陳帝旨洞中有千餘歲能變化出入人間之龍善譯曉  
言龍女知帝禮之以大珠三小珠七雜珠一石

帝命子春乘龍等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舊岬已而  
春薦珠帝大喜得聘通靈異獲天人之寶以珠示杰子杰  
公曰三珠其一是天帝如意珠之下者其二是驪龍珠之  
中者七珠二是虫珠五是海蚌珠人間之上者雜珠是蚌  
蛤等珠不如火珠之貴帝遍示百僚朝廷咸謂杰公虛誕  
莫不詰之杰公曰如意珠上上者夜光照四十餘里中者  
十里下者一里光之所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屬  
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  
無蛇虺虫豸之毒虫珠七色而多赤其虫六足二目當  
其陷處有凹如鉄鼻蚌珠五色皆子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

為之上有瑕者為下蚌珠生於蚌腹

月盈虧蛇珠所聚

隋侯噲參郎其事也又問蛇鶴之辯

曰使其自適帝命

杰公記蛇鶴二珠以斗餘雜珠散於

則取大黃蛇玄龜

各十數處布珠中間於是鶴銜其珠鳴舞徘徊蛇銜其珠

盤屈宛轉群公觀者莫不歎服帝復出如意龍虫等珠光

之遠近七九八數皆如杰公之言子春在龍宮得食如花

如藥如膏如飴食之香美齋食至京師得人間風日乃

如石不可咀咽帝令秘府藏之拜子春為奉車都尉

為奉朝請賜布帛各千匹追訪公脫往不為龍害所

麻人油蠟作照魚衣乃身有蠟氣故也



金山婦人

祝堯卿云有士大夫自浙西赴官湖外妻絕美舟過揚子江大風作於金山寺下所乘一舟覆妻擊盡溺唯大夫賴小艇得脫就寺哀慟累日然後去三年後滿秩東還復就故處就寺設水陸供薦禱於佛乞使妻早受生罷時已四更少焉童奴掃地逢一婦人滿身流液如饒涎裸跣抱柱如醉如癡喚之不應黎明僧衆聚觀大夫亦至細認之乃其妻也駭怖無以喻命加薰燎具湯藥守之至食時猶知人自引手接湯俄而復活夫婦相持而泣遂言其故曰我初沒時如被人拖脚引下吃數口水入水底為綠衣一

官人携入穴穴高且深置我土室中以我為妻每夜袖糕  
餅之屬飼我未嘗茹葷問其安得此物物猶笑不言及既  
昵熟方云是水陸會中得來因告之曰我困悶已久試帶  
我出瞻仰佛事少快心意如何彼堅拒不可求之屢矣一  
夕道我攀險梯危上寺中望燈燭熒煌花幡間列及詣香  
案邊聽疏乃是君官位姓名追薦我者我料君在此盤旋  
遊寺不肯返綠衣苦見促我故逗留會罷燭滅強拽我行  
我聞君咳聲願見不得緊抱廊柱不放遭他毆打極困絕  
怕天曉始捨去此身墮九泉下不知歲月賴君復生皆  
乃濟太深致喜甚而哭夫亦哭遂為夫婦如初滿寺之人

莫不驚異綠衣者蓋水府判官也

唐四娘侍女

右從政郎楊仲方習行天心法視人顏色則知其有祟與否乾道中為道州錄事叅軍受代未去因此行市里逢小胥問之曰汝必為邪鬼所惑不治將喪身胥謝曰無有連日三遇之皆不肯言楊曰汝不怕死耶告我何害此祟非我不能治也胥聞其語始惶懼曰實與鄰室女子私通耳相從已久雖不識其家但舉措嗜好一切與人不少異無復可疑官所云若此豈其物乎楊曰是矣汝秘之勿洩宜預備長絲線串以針今夕來時密縫其衣裾仍匿彼冠履

一二種正便是人固足為戲笑然便可推驗矣胥敬奉戒  
女至悉知之鷄鳴女起而失翠冠及一履意狀荒擾尋索  
弗得胥但佯寐陰索其所為天且明佛然而去胥視二者  
乃捏泥所製即攜示楊楊行法考訊遣吏徧訪郡祠蓋地  
比唐四娘廟侍女也胥往驗之其所偶者頭上無冠一足  
只着被綵線出於像背楊誦呪舉火焚歿軀胥得無恙唐  
四娘者淫祀也楊終於郴州理棧

苦竹郎君

潭州善化縣苦竹村所事神曰苦竹郎君里中余生妻  
敬微有姿色乾道二年邀隣婦郊行至小溪茅店飲酒

傍則廟也酒罷衆婦人皆入觀唐氏素淫治見土偶素衣  
美容悅慕之瞻翫不能已衆已出猶戀戀遲留還家數日  
思念不少置因如廁望一好少年張青蓋而來絕顙廟中  
像徑相就語即與歸房共寢爰乃去自是數日一至家人  
無知者遂有娠過期不產夫怪之召巫祝治禳弗效唐氏  
浸苦腹漲楚痛不可堪忍始自述其本未疾益困腹裂而  
死出黃水數斗

李女

淇水李邦直寓居會稽嵒縣春日家人相從出野女子忽  
若有覩茫洋無所知歸而昏惰困悶明日始能言云昨在

田間見黃衫老媪從地中出語我曰某廟大王當娶小娘子為夫人遣吾作媒車馬在門矣王先欲相見請即行方致詞拒却已瞢騰若醉行至門首吏卒滿前欲喚家人告語噤不得宣媪挾我出跨馬而騎從於後取青羅羅裳我首曰方為新婦詎可令人見俄頃造一大宅廳事供張華楚尊俎羅列絳衣人高帽王帶年可三十許容狀怪醜寨幕細視我面甚喜命酒張樂勸酌至十數行顧媪曰擇定七夕日成婚汝善護之夫人暫歸徐當厚謝復導我上馬將跨鞍王猶眷眷注目到家乃蹙然而寤李氏先以女適我良用為必然自是起居飲食如常時及七夕果暴

午至酉徧體尚溫時時唯喘息夜半方省人事云適又逢  
老媪來報吉席已至請夫人赴期方號哭次媪笑且罵曰  
豈有處子終不嫁人者乎抱我登花簷奇巧勝於人間燕  
哄喧盛恐如貴族迎婦之禮行至通衢觀者環列俄有健  
步數輩皆黃衣持文牒示媪曰城隍具牒上吾王稱李氏  
女不當為汝工妻昨日天曹勅下令別尋訪大限盡者見  
呼城隍在殿下亦當邀汝王告之女亦宜一往媪與迎者  
皆不悅健步呵叱遂疾馳去至一處殿廡肅然儀衛尤盛  
媪隨我入至庭一人金紫先秉笏立階所有頃簾捲大神  
冠服正坐招金紫者坐於旁蓋城隍也健步聲喏云追到

李氏女并媒人神令速請某王殺乘馬至殿主人降座迎  
接我竊窺之乃向欲娶我者顧盼不止主人云王所娶女  
乃本朝名臣李清臣之孫城隍被天勅以清臣有訴令王  
別訪良偶王勃然曰吾奉帝命許娶妻君何為意外作難  
主人曰此非可強辯也王怒急索馬不揖而去主人微笑  
呼媼切責曰汝何敢妄致生人未欲遽加罪速送女歸家  
媼則殺汝矣媼皇懼再拜揮吏送我還於是而免

雍氏女

建

康酒庫專知官雍璋妻女以上巳日游真武廟焚香

循東亦觀畫壁逢少年子着淡黃衫繫紅勒帛儀仗



不知誰氏子立女傍凝目注視毋怪怒亟趨西廊俄亦  
至毋詰之曰良家處女郎君安得如是乃從後門出少  
亦隨不捨迨行雜沓始不見是夜女就寢揭帳少年已先  
在床笑曰汝美好如此不幸生胥吏家極不過嫁一市賈  
爾吾乃貴家兒郎與汝偶真可為汝賀毋疑我遂握手留  
宿至旦而母知之絕以為憂經旬日謂女曰我既為門壻  
常拜丈人丈母於是正衣冠出拜舉止叙述如士人他日  
又言吾當有所補助汝家遇給米付厨時當諦視明日規  
之米中得北珠數顆自是每日皆然轉眄成富人建第宅  
且別起樓與女居凡有所需如言輒至若會宴親戚則倚

桌杯盤悉如有人持攜從胡梯而下荏苒數歲或謂雍生  
曰一女如此而甘心付之邪鬼乎且所得財物未必皆真  
又必將為禍雍生心固不樂即呼道士行法遂治寺入門  
已倒懸於樑又呼僧誦穢迹呪正跌坐擊磬不覺身懸空  
行室中數十匝懼而趨出少年蓋自若時時自稱秉靈王  
招飲或言嘉應侯招飲歸必大醉人又教雍生使嫁女以  
絕之得一將官子既納采少年謂女曰知汝將適人固難  
阻拒當為汝辦資妝成禮時却施小戲術聊奉一笑於座  
蘇帛器皿致於前及壻登床若為人昇於地壻竊怪之  
壻驚奔復登馬旋復墜地亟奔去雍氏自此不敢復言

却事少年待友如初但言汝父母本無誼吾將加以殃禍  
不過三年必使衰替汝命本不求然念汝無過已為禱冥  
同延一紀矣久之有道人楊高尚者法力甚著淮氏議延  
請少年已前知之頓感顧女云此却是真法師非吾所能  
抗將遠引且避之耳亦緣分有限知復奈何命酌酒話別  
徘徊間楊已至少年舉足欲竄楊曰吾已設通天網罩汝  
豈容越逸家人皆見少年立籠中楊厲色責數之曰人神  
路殊汝安得故違天律今盡法治汝又懼為尊公累苟為  
不然上奏天曹令汝獲譴入無間獄矣少年泣拜謝過乃  
與之約攜手出而縱之雍生詢為何神楊曰北陰天王之

子也自是絕不至女在家亦無人敢議親父母繼亡獨當  
鑪竈酒每憶晴昔少年之樂潸然隕涕云

五郎君

河中市人劉庠娶鄭氏女以色稱庠不能治生貧悴落魄  
惟日從其侶飲酒鄭饑寒寂寞日夕咨怨忽病肌熱昏冥  
不知人後雖少愈但獨處一室默坐不語遇庠輒切齒折  
辱庠鬱鬱不聊委而遠去鄭掩關潔身而常常若與人私  
語家衆穴隙潛窺無所視久之庠歸舍入房見金帛纒繞  
盈室問所從得鄭曰數月以來每至更深必有一少年來  
自稱五郎君與我寢處諸物皆其所貺不敢隱也庠意

憤憤然久困於窮冀以小康亦不之責一日白晝此客至  
值庠在焉翻戒庠無得與妻共處庠懼徙於外館一聽所  
為且鑄金為像晨夕瞻視俄為庠別娶婦庠無子禱客求  
之遂竊西元帥第九子與為嗣副元帥賞募尋索鄰人胡  
生之妻因到庠家見錦綉嬰兒疑非市井間所育者具以  
告帥捕庠及鄭械繫訊掠而籍其貲獄未決神召會鬼物  
辟重門直入獄刳取凡同時諸囚悉逸去帥大怒明日復  
執庠夫婦箠楚苛酷是夜神又奪其歸而縱火焚府治樓  
觀草場一空瓦礫埽石如雨而下救火者無一人能前帥  
亦無可奈何許敬祀神不復治兩人罪五郎君竟擬鄭氏

馬

崔汾

禮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際月色  
方午風過覺有異香俄聞南垣土動蔌蔌崔生意其牠鼠  
也忽見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避之道士緩步  
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  
綃翠翹豔色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  
魅以枕擊門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  
初無延佇之意敢此粗率乃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歎有  
二人長纜三尺巨首儻耳唯伏其前道士顧指崔生所止

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俄見其父母  
及兄悉至衛者數人梓拽批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  
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人叱遣之  
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  
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練也遂釣出於庭又叱辱崔驚失音  
不得自理崔僕妾悉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固許仙官  
無狀而至似非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生病如  
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隙見  
亡兄以帛抹唇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  
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匆匆就剪誤傷下吻然旁人無見

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

滄州神女

范清崑山人以事戍山東滄州衛初至與同輩遊城隍廟見廟中塑夫人甚美心竊念之曰得是女為吾妻客外州不孤冷矣一笑而出至夕一神女自空而下謂清曰知子愛好輒此相見然必不得及私吾與子同遊可耳乃與之廣庭大圃中翫花木名烏光景竒絕既而曰子欲入海龍乎吾與子觀清曰幸甚言既已在海山上下視二龍競興可翫神女舉手而龍躍起即奮掌操其尾端龍驚而騰女撫掌大笑乃歸久之遂留宿曰夕得相隨情曷能遣



與清亂嬌音豔質不可名狀已而同成者聞之以為必誘引良人之女欲執之清惶恐謂女曰衆健兒妬我欲執嫌子如何女曰無妨但使彼不能近耳衆抗聲突入而女忽隱去語清曰何為藏良家女於室清曰若有女任汝自料理如無女子何衆大慚去以告其指揮指揮親往執之女出揚言曰吾上界之謫仙與清有緣契故爾相從何與公事而真之指揮乃謝去久之反敬重清以為非凡人能致仙偶日具酒延清共飲女謂清曰子淵本官多矣何不具酒以酌清辭力未足女曰吾為君治具令清致期投札至日大陳金寶器物肴核脩水陸之珍羅列盈几而服役者

皆二八娥眉也指揮心醉莫放視女殷勤舉觴抵暮別  
去一日清忽思家不可忍乃告父父曰吾欲暫歸而無官蕩  
不能行柰何女曰緣契將絕吾亦欲子東耳明旦至東門  
河下見黑樓舡則呼曰王弁彼有人出者主舟之隸也亟  
躍入舟瞑目坐少頃即至然非吾符不信因出片紙札數  
行封固與清曰毋開也兩泣而別清悲不自勝一夕不眠  
明旦至東門果有大舟泊崖下因呼王弁二應聲出一綠  
衣小吏也示以符曰此真夫人手筆也令生下瞑目如感  
風雨聲久之開目已在崑山官道下甫登岸舟即不見  
是

是  
意  
感  
感  
不  
復  
如  
滄  
而  
女  
竟  
無  
音  
耗  
不  
知  
何  
神  
也

見

孫娘娘

崑山陳進士之子年幾冠偶與友人遊於孫娘二廟見神  
之第三夫人貌美友戲之曰子得此婦為妻足矣陳子應  
曰然目之不置嘖嘖久之乃出是夕一美人褰裳而至曰  
余廟中之麗人也日承顧盼願陪枕席陳子不覺執手延  
入遂與之狎初若夢寐久之漸稔乃語之曰吾欲晝遇子  
可乎美人曰不難子但於枕邊書一請東焚之余當即至  
陳子如其言果見美人牀後出家人怪其語言不常父亦  
憂之乃詰之曰吾惟汝一子奈何日夕引倡女同宿陳子  
初甚抵諱為父所逼不得已吐實父因為娶婦以絕之而

其婦翁不肯乃送于至婦家贅焉居三夕其麗人又至問  
何以能來曰見汝家作三朝者隨之至耳其婦翁以為異  
乃延其父問故父以事告麗人自室內盛妝出見二尊人  
了不畏叙致婉順父曰汝能以貲粧嫁吾子吾當容汝女  
曰諾請二大人脩治靜室粧具且至如其言明旦啟之中  
具百物迤架盥櫛之類種種殊絕遂出見公姑自稱新婦  
朝夕亦出服役而從婢尤衆有名花卿者有名鸞兒者恒  
有十餘人其家無柰之何又令其女以正禮事之而其  
姑反凌虐其嫡女之父怒操斧入娘娘廟以釘釘其  
是晚美人帕首至泣曰為尊丈釘吾額柰何妾子一言

之主已惡，患其以白婦翁婦翁乃斧其軀為二，是夕遂分  
三美人至，以手捧額泣罵如生。婦翁愈駭，率僕子至，  
其軀為數百，悉化為數百美人，及至皆以手捧額，  
命婦翁乃拾其木於囊，擲海中而怪遂絕。

### 黃寅

黃寅字清之，建安人。政和二年試京師，未到六十里，抵小  
陳留旅舍，寓宿。夜將二更，觀書且讀，聞人扣戶聲，其音嬌  
婉，出視之，乃雙髻女子，衣服華靡，微笑而言曰：「我只在兩  
邊，隔二兩家住，少好文章，頗知書，所恨墮於女流，父母只  
令習針縷之工，不遂志願。今夕一親，皆出姻知家，赴禮會。」

因乘間竊步至此聞君讀書聲歡喜無限能許我從容乎  
寅留與坐即捻書冊玩誦又索飲寅具酒款接微言挑譎  
畧不羞避遂寢就鷄鳴而去覆約再會往還幾半月店媪  
訝其無故而久留其所親柳仲恭者過而相遇拉以同之  
都女子已知之倏來告別攜手而泣寅發篋出銀五兩以  
贈別去行可二十里地名柳林子見一廟神坐傍侍女宛  
然是所遇者詳觀之其色赧赧然若負愧之狀袖墮則銀  
在手中初未嘗啟視也

胥教授

鎮江胥教授者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給有閻氏兄弟二人

來從游長曰江次曰海自云家在江干執贄甚豐每旬餘一歸居三月治經書略徧將還請於師曰明日家間祖父具卮酒為先生壽能垂顧乎教授許之二生辭歸旦率僕從及一馬來請教授乘之且曰馬性頗跡弛凡見人開目則蹄嚙請闔目少時如其請但聞風聲蕭蕭馬絕駛疾食頃曰至矣扶掖下馬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俄聞鞭笞叱咤之聲遙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據案視事年可四十許侍衛森肅階下桎梏繫繫者殆百餘人胥甚驚訝二生前導自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席甚盛有老翁方巾皂袍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謝曰二

孫父荷陶鑄無以報德今者薄設相邀小兒適有公事不獲奉款使老子迓賓誠踈於禮已而即席坐饌設肴甘美異常至暮飲罷二僕捧牙盤置金銀繒錦其中以餽胥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翁送至中門而別命二生送胥更由宦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綳繫樹上者諦視則其親家也驚問所以曰某以罪為主人所縛知公在賓席好為緩頰也胥指謂二生曰此吾姻家不知何以獲罪尊公幸一言而寬之二生唯唯因請胥先行胥丁寧上馬而別逡巡到家心頗疑怪詰旦往候其親家者方病篤見胥謝曰公實生我昨日疾死見閻君被縛於樹垂陷圜賴公為二子



言故得放歸耳胥乃大驚方知二生為閻君之子而所遊者冥府也是後二生竟不復來矣

廣靈異編卷之三

印月軒主人彙次

僊部一

蓬萊宮娥

嘉興府治東石獅巷有朱姓者年二十餘訓蒙為業狀貌  
雖陋而風神自雅隆慶春一日道經南城下花雨濛濛柳  
風弱嫩展轉之間神情恍惚漸至海月樓西竟迷去路心  
正驚疑忽有二女童施禮於前曰奉主母命邀先生過  
來曰素昧識荆得非邀之錯耶女童曰至當自知弟  
與朱弟借行但見崇山峻嶺路極崎嶇夾道桃株鳥

雜自念生長郡內不意有此佳境更進里許入一洞門  
望樓殿玲瓏金玉照耀兩度石橋方抵其處屏後出一仙  
娥霞帔霓裳降階而迎登殿叙禮引入內室坐定女童進  
茶訖朱纜問娥姓字娥哂曰妾乃蓬萊宮中人也邀君欲  
了風世之緣不煩駭問頃間開宴酒肴羅致娥與朱促席  
暢飲因製賀新郎一詞命女童歌以侑觴其詞曰花柳繞  
春城運神工重樓疊字頃刻間成綠水青山多宛轉免教  
鶴怨猿驚看來無異舊神京慮只慮佳期不定天從人願  
邂逅多情相引處珮聲聲等閑回首遠蓬瀛呼小玉旋  
開錦宴設為蘭羹須信是瓊漿一飲頓令百感俱生且休

道塵緣易盡縱然雲收雨散琵琶峽依舊風月交明此會  
果非輕酒闌夜靜娥鵲枕簾曲盡魚水之樂逮晨朱謂娥  
曰僕承欵愛甚欲留連但家君頗嚴不歸恐致深罪願朝  
去暮來可也娥愀然曰靈寢難逢佳期易失妾因與君夙  
緣未了故移洞府於人間委仙姿於凡客耳正議久交何  
郎請去朱唯而止三日後朱復懇歸娥乃設宴正殿鋪陳  
飲饌比昨愈奇且豐勸朱酩酊將徹時出一錦軸展於淨  
几寫詩十絕以贈各揮涕而別仍命女童送朱出洞忽風  
雨暴至雲霧晦冥咫尺莫辨不覺失足墮於山下須臾  
雲明乃顛仆北城岑寂之處宛若夢覺歸述其事父

天

少年放逸迷宿花柳中假此自掩耳欲責之朱不得已出  
錦軸呈父父見雲華燦爛信非凡筆怒始少釋時求玩者  
甚衆因錄詩於後焉其一三山窈窕許飛瓊伴我來經幾  
萬程好與清華公子會不妨玄露謾相傾其二壺天移傍  
郡城濠雲自飛揚鶴自巢千載偶偕塵世願碧桃花下共  
吹簫其三海外三山十二樓弱流環遶不通舟此身也解  
為雲雨迢遞騷鴛鴦桃李遊其四澗水流杯出鳳臺引將劉  
阮入山來春懷何事難拘束謾被東風吹得開其五海天  
漠漠彩鸞飄爭柰文簫有意邀自分不殊花夜合含香和  
露樂深宵其六莫道係凡各一方須知張碩遇蘭香春風

嘗戀人間樂底事無心問海棠其七百雉斜連一道開  
君翻作雨雲臺高情彷彿襄王事宋玉如何不賦來其八  
湖柳青青花滿枝可憐分手豔陽時離宮謾自添離思  
瞞得封姨不我知其九陽臺後會已無期眉上春雲不自知  
那更靈官傳晚令含情騎鶴強題詩其十驅山縮地迫塵  
寰從此交情事不關他日離愁何處慰暫將三塔作三山  
後事竟息軸亦尋失去不知其為何仙也

麒麟客傳

麒麟客者唐南陽張茂實家傭僕也茂實家於華山下  
中偶遊洛中餒僕於南市得一人焉其名曰王叟年可

十餘備作之直月五百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為不待指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曆將倍其直固辭其家益憐之居五年計辭直盡一旦辭茂實曰夔本居山家業不薄適與厄會須備作以禳之固非無資而賣力者今厄盡矣請從辭茂實不測其言不敢留聽之曰今暮當去迨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恩宥深何以奉報夔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趣亦甚可觀能相逐一遊乎茂實喜曰何幸然不欲令家人知潛一遊可乎夔曰甚易於是截竹杖長數尺夔之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楫腹痛左右人悉令取藥去後復置竹於囊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從之夔喜曰君真

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青麒麟一赤  
文虎二俟於道左茂實驚欲回夔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前  
夔乘麟茂實與黃頭各乘一虎茂實思不敢近夔曰相隨  
請不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後者但試乘之遂憑而上穩  
不可言於是從之上升峯越壑凌山舉意而過殊不知峻  
險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  
臺宮觀非世間所有將及門引者揖鞭曰阿郎來紫衣吏  
數百人羅拜道既入青衣數十人其容色皆殊衣服鮮華  
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引拜遂入中堂宴食畢且命茂實  
更入更衣返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然實真儔之風度也



其窓衣階闥屏帟床榻茵褥之盛固非人世之所有  
舞鳳及諸聲樂皆未所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  
極乎人曰此乃仙居非世人之所到以君宿緣合一到此  
故有逃厄之遇仙俗路殊塵靜難雜君宜歸脩其心三五  
劫當復相見曼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名得遇太清真人  
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令下復指生死海波且曰  
樂雖難求苦亦易遣如為山者掬土增高不相則止穿則  
陷夫升高者不上難而下易乎自是脩習經六七劫乃證  
此身回視委形積如山岳四大海水半足吾宿世父母妻  
子別泣之淚然念一時之交已一世形骸雖遠能不忘脩

致其功即亦非遠往時有心遠氣清一言而悟者勉之遺金百鎊為備身之助復乘麒麟令黃頭執之更步送到家家人方環泣茂曾投金於井中更取去竹杖令茂實潛卧案中更曰我當蓬萊謁大仙伯明日於蓬華峯上有彩雲東去我之乘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吟衆驚而問之茂實給之曰初腹痛忽若有人見召遂強然耳不知其多時父也家人曰取藥既回呼之不應已七日矣惟心頭尚暖數未殮明日望之蓬華峯上果有彩雲東去遂棄官遊名山後歸出井中金與眷屬再出遊山終不知其所在也

王壺記

元和初有元胤栢實者居於衡山二公俱有從父為官游  
右李唐人連累各竄於愛州二公共結行邁而徃省馬至  
於蘆州合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於合浦岸  
夜有村人響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公僕使齊往看馬夜  
將午俄飄風欻起斷纜漂舟入於大海莫知所適突長鯨  
之鬚搶巨鰲之背浪浮雪嶠日湧火輪觸蛟室之梭停櫂  
壘樓而瓦解擺簸數四幾欲傾沉然後抵孤島而風止二  
公愁悶而陟焉忽見天王尊像瑩然於顛惟有金鑄香爐  
而別無人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海面上巨獸出首四顧若  
有察聽牙森劍戟日間電光良久而沒遂巡復有紫雲自

海面湧出蔓衍數百步中有五色大芙蓉高百餘尺葉  
而綻內有帳幄若繡綺錯雜耀奪人眼又見虹橋忽展直  
抵於島上俄有雙鬟侍女捧玉合持金爐目蓮葉而來天  
尊所易其殘燼生以異香二公見之前告叩頭辭理哀酸  
求送人世雙鬟不答二公詰益苦良久女曰子是何人而  
遽至此二公具以實白之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  
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但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  
乘白鹿馭彩霞直降於島上二公前拜而泣告尊師憫之  
言曰子可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以礙表  
師語雙鬟曰余誓脩真畢當請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

謁之禮見一女未髻衣五色文彩皓玉凝肌紅粧豔絕神  
出天表氣肅滄瀨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  
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胤昔時有劉阮今有  
元柳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命侍女歌舞雅合節奏二  
子恍惚若夢於鈞天即人世罕聞見矣遂命飛觴忽有玄  
鶴銜彩箋自空而至曰安期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  
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與安期  
生間隔千年不值南遊無因訪語夫人遂促侍女進饌玉  
器光潔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餉尊師曰二子雖未合餉  
然為求人間之食而餉之夫人曰然即別進饌乃人間味

也尊師食畢懷中出丹篆一卷授夫人夫人拜而受之遂  
告去迺謂二子曰子有道歸乃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  
藥相貺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當為子師耳二子拜尊師  
遂去俄海上有武夫長數丈衣金甲仗劍而進曰奉使天  
真清道不謹法當顯戮今已行刑遂趨而沒夫人命侍女  
紫衣鳳冠者曰可送客去而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花橋  
可馭二子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  
人命筆題玉壺詩贈曰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  
去若到人間扣玉壺蒼鸞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丈  
欄檻之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万鯨鱗

繳繞為橋之柱。又見昔海上獸已身首異處浮於波上。子因詰使者。使者曰。此獸為不知二客故也。使者曰。我不當為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為此行。遂襟帶間解一琥珀合子。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隱也。而无男子。吾昔遇番禺少年。情之所感。遂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為子。其來久矣。聞南嶽迴鴈使者有事於水府。返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為恨望。二君子為持此合子。至迴鴈峰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妾即得玉環為送。吾子吾子。當自有報効耳。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夫人。詩云。

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話何也曰子婦有事但扣玉壺當有憑而應之事无不從矣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二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耳二子及回峴詢時已一十二年矣驩愛二州親屬已阻謝矣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餒而扣壺遂有鴛鴦語曰當欲飲食前行自遇耳俄而道左有盤饌豐備二子食而數日不思他味尋即還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矣然二子妻各謝世數年家人驚悲喜不勝曰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矣二子情厭人世體以清虛觀妻之喪不勝悲感遂相與直抵壺峯訪使者廟以合子而投之倏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



折樹揭屋霹靂一聲而廟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  
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而送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  
二合子各到二子家曰中有道若有弊者雖一甲子猶可  
塗其口中俄頃則活授之而使者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室  
後其尋云水訪太極先生而曾九影響可問却歸因大雪  
見老妻肩樵而鬻二子哀且喜迎飲之以酒覩樵檐上有  
太極字遂禮而為師以玉環告之妻曰吾貯玉浚者亡來  
數十甲子甚喜再見二子因隨請祝融自此而得道不復  
見矣

李子清傳

李清北海人也代傳梁業清少學道多延齊魯之術士道  
流必誠敬接奉之終無所遇而勤求之意彌切家富於財  
素為青州之豪毗子孫及內外媼族近數百家皆能游手  
射利於益都每清之生日則爭先餽遺凡積百餘萬清性  
仁儉來則不拒納亦不散如此相因填累藏舍年六十九  
生日前一旬忽召媼族大陳酒食已而謂曰吾賴爾輩勤  
力無過各能生活以是吾獲優贍然吾布衣蔬食逾三十  
年矣寧復有意於華侈哉爾輩以吾老長行每遺吾生日  
衣笑服玩其侈亦至矣然吾自受所得緘之一室曾未  
視徒損爾之給用資吾之糞土竟何為哉幸天未錄吾

氣行將又及生辰吾固知爾輩必營餽續之財吾所以先期而會蓋止爾之常態耳子孫皆曰續壽自古有之非此將何以展卑下孝敬之心願無止絕婚媾故舊不安也清曰尚爾輩之志不可奪則從吾所欲而致之可乎皆曰願聞尊旨清曰各能遺吾洪纖麻縻百尺總而計之是吾獲數千百丈矣以此為紹續五子壽豈不延長哉皆曰謹奉教然尊旨的有所以卑小敢問清笑而謂曰終亦須令爾輩知之吾下界俗人妾亦求道精神心力夙夜勤勞於今六十載矣而曾無影響吾年老夭老朽殆盡自期筋骸止可遷延三二年耳欲東視聽步履履之尚能將行早志爾輩幸

無阻吾先是青州南十里有高山俯壓郡城峰頂中裂豁  
為闕崖州人家家坐對嵐岫歸雲過鳥歷歷盡見按圖經  
云雲門山俗亦謂之劈山而清蓄意多時及是謂媼族曰  
雲門山神僊之窟宅也吾將往焉吾生日坐大竹簣以轆  
轤自絕而用纖縻為媒焉脫不可前吾當急引其媒爾則  
出吾於媒未振候及實而止肆吾志所如當復來歸子孫  
媼族泣而諫曰冥冥深遠不測紀極况山精木魅虵虺豈  
物何類不儲忽以千金自絕而投豈又視永年之階乎  
曰吾之志也汝輩必阻則吾私行矣是不獲竹簣洪縻  
安也衆知不可回則共成其事及期而媼族鄉里凡

人競齋酒饌逢明大會於山椒清乃揮手謝辭而入焉  
又及地其中極暗仰視天纔如手掌捫四壁止容兩席許  
東南有穴可俯僕而入乃棄簣遊焉初甚狹細漸往則可  
伸腰如此約行三十里是朗微明俄及洞口山川景象雲  
煙草樹宛非人世曠望久之惟東南十數里隱映若有居  
人焉因徐步詣之至則陡絕一臺階級極峻而南行可以  
登陟遂虔誠而上頗懷恐懼及至先窺堂宇甚嚴中有道  
士四五人清於是叩門俄有青童應門問曰青州染工李  
清青童如詞以報清聞中堂曰李清伊來也乃令前進清  
惶怖趨拜當軒一人遙語曰未宜來即遽至因令遍拜諸

賢其時日巳午忽有白髮翁自門而入禮謁啓曰蓬萊霞  
明觀丁尊師新到衆聖令邀諸真登上清赴會於是列真  
偕行謂清曰汝且居此臨出顧曰慎無開北扉清巡視院  
宇兼啟東西門情意飄然自惟永棲真境因至堂北見  
北戶斜掩偶出顧望下為青州宛然在掌離思歸心良久  
方爾悔恨欲返諸真則已還矣其中相謂曰令其勿犯北  
門竟爾自惑信知僊界不可妄至也因與甌中酒飲  
其色濃白既而謂曰汝可且歸清則叩頭求哀又云  
却返表謂清曰會當至此但時限未耳汝勿苦無途  
地則到卿也清不得已流涕辭行或相謂曰

歸頃令有以為生清心恃豪富訝此語為不知已一人  
清曰汝於堂內閣上取一軸書去清既得謂清曰脫無依  
賴可以此書自給清遂閉目遂覺身如飛鳥但聞風水之  
聲相激湏臾後地開目即青州之南門其時纔申未城隍  
阡陌彷彿如舊至於屋室樹木人民服用俱已變改獨行  
盡日更無一人相識者即詰故居朝來之大宅宏門改張  
新舊曾無倣像左側有渠染者因投詰與之語其人稱姓  
李自云我本北海富家因指前後問曰此皆我祖先之  
故業曾祖求道隋開皇四年生日自絕南山不知所終因  
是家道淪破清悵恍久之乃復姓氏寓遊城邑即取所得

書開之則療小兒諸疾也其年青州小兒癘疫清之醫  
醫無不立愈不旬月財瘥復振時高宗永徽元年天下富  
庶而北海性性有知清女因是齊魯人從而學道術者凡  
百千輩至五年清乃謝門徒云吾性泰山觀封禪自此莫  
知所往

王華侍郎傳

薛田方朝散名某政和初為歙州婺源寧病熱困呼覺耳  
中聞天樂鏘三少馬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纛幡幢至  
前有彩雲從足下生往昇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  
明身清潔金碧衣華之官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庭



長髯道士乘雲戴碧霞冠服執玉圭直前再拜方驚起欲  
致荅道士拱手曰某乃先生役隸也願尊重受敬拜畢退  
曰碧落洞玉華宮莫真官敬問先生瑤華一別人間甲子  
周矣嗣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惜然不知所荅道士曰下土  
溷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事今當縷陳之先生唐  
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  
河北大疫死者如亂麻先生書所得藥方揭於通衢病者  
如方治之即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數計夢中有人  
告曰子陰德上通於天帝嘉厥功當以仙班相召先生素  
落魄且自恃將為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久

之乃用前功得召見於白玉樓蓋李長吉作記處也時有  
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自書大道無為賦為題先生有  
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梧帝覽之大喜握居  
第一拜脩文郎專以文章為職進有王華侍郎之命同寮  
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晚  
幸紫華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起纔畫眉即趨出也謁帝  
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晚粧不覺星轉命宮  
盡人間一壁眉帝吟諷激賞卒以侍才怙寵為眾所嫉  
遷群王外監既陞辭帝曰群玉殿是吾圖書之府非卿其  
寧出倫未易居此自是接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遊瑤圃

思先生之才遺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sub>二</sub>有人問夫婦之念為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為東家男女為西家女皆謫墮凡世道華生於蜀中而先生乃為閩人先生既登第為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悅者奏云邵武分野災氣方重須此人仙骨鎮之乃止近有詔云更一紀復故職莫真若乃代先生為侍郎若置塵世易流又有他遇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已仙得歸時正持寶幢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紛真可厭若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獅子千秋萬歲永息閑念方君聞其人語始矍然若有所失

道士及衆女皆謝去。徧體汗流，遂<sub>一作</sub>蓋已三日。即召會承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

### 抱龍道士

灌口白沙有泰山府君廟，每至春三月，蜀人多往設齋。迺至諸州醫卜之人，亦嘗集會。時有一人，鶉衣百結，顏貌憔悴，亦往廟所。衆人輕之，行次江際，衆人憇於樹陰。貧士亦坐石上，遠巡謂人曰：「此水中有一龍，睡衆不之應，旁有一叟曰：『何得見貧士？』曰：『我則見衆。』曰：『我等要見如何？』貧士曰：『亦不難，遂解衣入水，抱一睡龍，出觀，極頗甚深，閉兩目。』」

瓜牙鱗角悉備雲霧旅合風起水湧衆皆驚走避禮謂之  
聖人遂却沉龍於水底自挂鶉衣而行謂衆人曰諸人皆  
以醫卜為業救人疾急知人吉凶亦近於道也切不得見  
貧素之士便輕侮之衆人懃謝而已復同行十里瞥然不  
見

姚齊

姚鬪子名齊山陽人嘗為吏行出鼓樓下見一美女玉色  
如畫徘徊於市中姚曰小娘子何來何以日暮不歸女曰  
妾非人乃天仙女也偶被罡風吹下不得再升天界君與  
我有緣願隨君歸結絲蘿之好姚喜携手歸家家人悉

不見而姚獨與女對榻戲謔酌酒是夕同衾宿焉姚嬈態  
度備極人情姚以為得妻喜甚欲狂明旦大雨忽見四巨  
神立於庭中後有神披髮如玄武四神抗聲曰汝將女子  
何在執姚榜笞無數女避入複壁中一將運入揪其髻而  
出曰罪人在此何為不守天戒輒起凡心高真親至汝尚  
欲匿乎女啼呼請命至五鼓始釋姚雲氣護其女而去姚  
嗒然若喪偶者數日

### 游三遂

游三遂者秦時閩清人也少而孤有田僅足糠覈爰之  
竟耕與弟乞奴漁釣溪上日歌呼相和寒暑以三莎

故聞清人謂之三蓬人或憐之與以短褐數口亦棄之於  
皇帝二年停舟水口有一老父檻樓求渡三蓬兄弟為其  
老長跪而和之老父曰旦日玉皇太姥宴群仙於玄化洞  
夫子能從我游乎三蓬兄弟相視而駭因跪曰幸甚老父  
遂令瞑目而坐但覺蓬之如飛食頃忽聞鶴唳竊視之則  
二舟已閣巖罅不復動矣老父怒曰與若云何而竊視耶  
於是玉皇太姥乃使詣者談虹橋從巖引入金闕二內外  
南簿續紛天樂迭奏殿上設龍旂芝蓋玉皇太姥南向坐  
殿下若天神若真官羽士及老幼等分班侍立陛下左右  
設霞幄雲茵三蓬兄弟及山下點百人以次奉謁禮畢皆

呼為曾孫賜宴幄下以尊卑次坐上壽酒罷三蓬輩後  
橋而下至家遂辟穀不復飲食至漢昭帝時人有見之於  
武夷山中云

張五郎

後漢元和三年獵者張五郎所禽於祁北之西巖見白鹿  
奔入巖中五郎尾之行可數百武背向巖壁時仰不見天  
側有而進意將闌忽聞樂聲遂復前百餘武微見日光如  
縷折而東石門半開豁然別一天地有四人衣冠古朴一  
鼓瑟坐梅花樹下一坐磐石臨流吹笙一倚脩竹擊磬一  
騎白鹿執如意而歌見客至皆舍樂驚起相問何從得



王師未也五郎不審所謂其人曰吾越王樂工也昔者夫  
椒之役吾抱樂器竄身於此石門忽閉遂不得出乃掘黃  
精採松葉為糧久之亦不復饑於是相與結茅而居積野  
葛麻苧以為衣服時有仙人來此分惠藥物然竟不知吾  
王今何如也五郎聞之大駭求歸其人各以鹿脯黃精為  
贈既出石門即闔其後人遂以此山越王勾踐時自會稽  
飛來因名飛山晉太康中道人任昉復入巖中得傳金丹  
秘訣至唐天寶中昇舉於此復名昇山唐周朴有詩云昇  
山自昔道飛來此是神功莫浪猜氣色雖然離禹穴峰巒  
猶自接天台巖邊枯樹巖衝落頂上浮雲日照開南望郡

城塵世界千秋萬古捲浮埃

陶尹二君傳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老人相契為友多遊嵩華  
二峯採松脂茯苓為業二人因携醞醢陸芙蓉峯尋異境  
憩於大松林下因傾壺飲聞松梢有二人撫掌笑聲二公  
起而問曰莫非神仙乎豈不能下降而飲斯一辭笑者曰  
吾二人非山精木魅僕是秦之役夫彼即秦宮女子聞君  
酒馨頗思一醉但形體改易毛髮怪異恐子悸慄未能便  
降子但安心徐待吾當返穴易衣而至幸無遽捨我去仁  
公曰敬聞命矣遂久伺之忽松下見一夫夫古服履雜

女子鬢髻彩衣俱至二公拜謁忻然還坐頃之陶君啟神  
 僊何代人何以至此既獲拜侍願祛未悟古丈夫曰余壽  
 之役夫也家本秦人及稍成童值始皇帝好神仙術求不  
 死藥因為徐福所惑搜童男童女千人將之海島余為童  
 子乃在其選但見鯨濤威雪蜃閣排空石橋之柱欹危蓬  
 岫之烟杳渺恐墜魚腹猶貪雀生於危難之中遂出奇計  
 因脫斯禍歸而易姓業儒不數年中又遭始皇煨燼典墳  
 坑殺儒士搢紳泣血箝緘悲號余當此時復在其數時於  
 危懼之中又出奇計乃脫斯苦又改姓氏為版築夫又遭  
 秦皇徵信效焉遂築長城西起臨洮東之海曲隄屬悲重

寒雲咽空鄉關之思魂飄沙碛之勞力竭墮趾傷骨隱  
觸冰余為役夫復在其數遂於辛勤之中又出奇計得脫  
斯難又改姓氏而業工乃屬秦皇帝崩穿鑿驪山大脩塋  
域玉墀金砌珠樹瓊枝綺殿錦宮雲樓霞閣工人匠石盡  
閉幽隧念為工匠復在數中又出奇謀得脫斯若凡四故  
權奇之計俱脫大禍知不遇世遂逃此山食松脂木實乃  
得延齡耳此毛女者乃秦之宮人同為殉者余乃同與脫  
驪山之禍共匿於此不知於今經幾甲子耶二子曰秦於  
今世繼正統者九代千餘年興亡之事不可歷數二公遂  
俱稽顙曰余二小子幸遇大僊多劫因依使令諧遇金冊

大藥可得開手古丈夫曰余本凡人但能絕其世慮因食  
木實乃得凌虛歲久日深毛髮紺綠不覺生之與死俗之  
與僊鳥獸為隣猿狖同樂飛騰自在雲氣相隨亡形得形  
無情無性不知金丹大藥為何物也二公曰敬聞命矣飲  
將盡古丈夫折松枝叩玉壺而吟曰餌柏身輕壺嶂間是  
非無意到塵寰冠裳暫備論浮世一餉雲遊碧落開毛女  
繼和曰誰知古是與今非閑躡青霞到翠微簫管秦樓應  
寂寂絳雲空意薛羅衣古丈夫曰吾與子邂逅相遇那無  
戀耶吾有萬歲松贈千秋拍子少許汝可各分餌之亦  
應出世二公捧受拜荷以酒吞之二仙曰吾當去矣善白

道養無令漏洩伐性使神氣無礙於寤舍耳二公拜別  
覺超然莫知其踪去矣旋見所衣之衣因風化為花片蝶  
翅而揚空中陶尹二公今集居蓮花峯上顏臉微紅毛髮  
盡綠雲堂觀道士往往遇之亦時細話得道之來由爾

黑叟

唐寶應中越州觀察使皇甫政妻陸氏有姿容而無子息  
州有寺名寶林中有魔母神堂越中士女求男女者必報  
駮焉政暇日率妻孥入寺至魔母堂拈香祝曰祈一男請  
以俸錢百萬貫締構堂宇陸氏又曰儻遂所願亦以脂粉  
錢百萬別繪神像既而寺中遊薄暮方還兩月餘妻孕果

生男政大喜楫堂三開窮極華麗陸氏於寺門外施錢百萬家高工自汴滑徐泗揚潤潭洪及天下畫者日有至焉但以其價過多皆不敢措手忽一人不說姓名稱劍南來且言善畫泊寺中月餘一日視其堂壁數點頭主事僧曰何不速成其事耶其人笑曰請備燈油將夜緝其事僧從其言至平明燦爛光明儼然一壁畫人已不見矣政大設齋富商來集政又擇日率軍吏州民大陳伎樂至午時有一人形容醜黑身長八尺荷笠莎衣荷鋤而至聞者拒之政令召入直上虞母堂舉手鋤以斫其面壁乃頽百萬之衆鼎沸驚聞左右武士欲禽殺之吏無怖色政問之曰爾

顏癩耶叟曰無爾善書耶叟曰無曰緣何事而斷此也

曰恨畫工之罔上也夫人與上官捨二百萬圖寫神仙今  
比生人尚不逮矣政怒而叱之叟撫掌笑曰如其不信用  
舍老妻足為驗耳政問曰爾妻何在叟曰住處過湖南三  
二里政令十人隨叟召之叟自蒿菴間引一女子年十五  
六薄傅粉黛服不甚奢豔態媚人先華動衆頃刻之間到  
寶林寺百萬之衆引頸駭觀皆言所畫神母果不及耳引  
至堦前陸氏為之失色政曰爾一賤夫乃蓄此婦當進於  
天子叟曰待歸與田舍親訣別也政遣卒五十侍女十人  
同詣其家至江欲渡叟獨在小遊艇中衛卒士女叟妻同



一大船將過江不覺與妻於急流之處忽然飛入遊艇中  
人皆惶怖疾棹趨之夫妻已出攜手而行又追之二人俱  
化為白鶴冲天而去

張卓

張卓者蜀人唐開元中明經及第歸蜀覲省唯有一驢衣  
與書悉皆在上不暇乘但驅而行取便路自斜谷中數日  
將至洋州驢忽然奔擲入深箐中尋之不得天將暮又無  
人家欲宿林下且懼狼虎是夜月明約行數十里得大路  
更三二里見大宅朱門西開天既明有山童自宅中出卓  
求問水童歸途巡見一人木屐高履曳杖而出卓趨而拜

之大僊曰觀子塵中之人何為至此卓具陳之仙曰有緣耳乃命坐賜杯水香屑清冷身覺輕健又設美饌訖就西院沐浴以衣一箱衣之仙曰子骨未成就分當留此某有一女兼欲聘之卓起拜謝是夕成禮數日卓忽思家仙人與卓二朱符二黑符一黑符可置於頭入人家能隱形一黑符可置左臂千里之內引手取之一朱符可置舌上有不可却者開口示之一朱符可置左足即能感地脉又拒非常然勿恃靈符自顛狂耳卓至京師見一大宅人物駢闐窮極華盛卓入之經數門至廳事見鋪陳羅列賓客滿堂又於帳內粧飾一女年可十五六卓領之潛於中門

一宅切切之聲云相公失小娘子且事聞奏救羅葉二師  
就宅尋之葉公踏步叩齒噴水化成一條黑氣直至卓前  
見一少年執女衣襟右座一見怒極令前禽之卓因舉臂  
如抵墻壁終不能近遽以狗馬血潑之又以刀劍擊刺之  
卓乃開口鋒刃斷折續又敕使宣云斷頸進上卓聞而懼  
因脫左鞋伸足推之右座及羅葉二師暨救使皆仰仆馬  
葉公曰向來入門見非常之氣及其開口果有太乙使者  
相公但獲愛女何苦相害卓因縱女上使衛兵送歸舊山  
仙人曳杖途中曰張郎不聽吾語遽遭羅網也侍衛兵士  
尚隨之仙人以拄杖畫地化為大江波濤浩淼潤三二里

連以霞帳搭於水上須臾化一飛橋在半天之中仙人前行卓次之妻又次之三人登橋而過隨步旋收但見蒼山四合削壁萬重人皆遙禮歸奏玄宗俄發使就山祭醮之因呼為隔仙山至今存焉

### 維楊十友

維楊十友者皆家產粗豐守分知足不干祿位不貪貨財慕玄知道者也相約為友若兄弟焉時海內大安民人胥悅遽以酒食為娛自樂其志始於一家周於十室率以為常忽有一老叟衣服淳弊氣貌羸弱似貧窶不足之士也亦着麻衣領十人來以造其會眾既適情亦皆憫之不加

斤逐醉飽自去莫知所之一旦言於衆曰余力困之士也  
幸衆人許陪坐末不以為責今十人置宴皆得預之席既  
周畢亦願力為一會以答厚恩約以他日願得同往至期  
十友如其言相率以待凌晨貧叟果至相引徐步詣東塘  
郊外不覺為遠草莽中葺屋兩三間傾側欲摧引入其下  
有丐者數輩在焉皆是蓬髮鵲衣形狀戚迺至丐者相  
顧而起搗之以俟其命叟令掃除舍下陳列蓬蔕布以菅  
席相邀環坐日既旰矣感有饑色久之各以醢豆竹筋置  
於客前遂從叟帶其舉一巨板如案長四五尺設於席中  
以油杷幕之十友相顧謂必濟饑甚以為喜既撤油杷

燻三然尚未可辨久而視之乃是蒸一童兒可十數歲已  
糜爛矣耳目手足半已墮落叟揖讓勸勉使衆就食衆深  
嫌之多託以飢飽亦有忿恚逃去都无肯食者叟縱意啗  
啖似有盈味食之不尽即命諸丐擊去令尽食之因謂諸  
人曰此所食者千歲人參也頗甚难求不可一遇吾得此  
物感諸公延遇之恩聊欲相報且食之者白日昇天身為  
上仙衆既不食其命也夫衆驚異悔謝不及叟促問諸丐  
令食訖即來俄而丐者化為青童玉女幡蓋導從与叟一  
時昇天十友剗心追求更莫能見

第三卷終